

追 思

韓高榮詞
錢啟明曲

||: 06 54 31 43 |

5 6 3 1
家 父 本 居
道 蕩 伴 夏

2 — 2 5 6 5 |

2 3 1 2 6 5 —
炎 陵 边
五 千 載

6 5 3 1 | — |

1 2 3 5
風 雨 濤 浪
源 远 流 長

6 4 3 2 — |

6 4 3 2 —
至 台 湾
似 水 流

1 2 3 5 |

1 2 3 5
炎 慶 典 故
每 逢 佳 节

6 5 6 7 — |

6 5 6 7 —
克 敬 教
恩 远 祖

3 — — — |

06 54 31 43 |

06 54 31 43
维 护 传
吾 父 教

2 7 6 5 |

2 7 6 5
鑑 海

6 5 3 2 1 — ||

6 5 3 2 1 — ||
品 行 端
意 情 牵

6 — 5 6 |

6 — 5 6 |
意 情 牵

1 — — — ||

1 — — — ||
牵

衛高榮

家父本居炎陵邊，
風雨漂泊至臺灣。
炎黃典故充家教，
維護傳統品行端。
浩蕩華夏五千載，
源遠流長似水湍。
每逢佳節思遠祖，
吾父教誨意情牽。

家父衛步程(1920-1997)原籍湖南炎陵，因抗
大小戰役，多次負傷血戰。1945年臺灣重回祖
重建寶島行列，並在臺娶妻生子。家父在世時
氏子孫以熱愛祖國，維護中華傳統為己任。
祭，獻上家父教誨，以追念先祖。

Verging upon the Mausoleum of Emperor Yan,
Through turbulence my father moved to Taiwan.
He taught the legends of Yan and Huang,
Every child was urged to be a patriotic nobleman.
Flowing as a river for five thousand years,
Yet it were the two ancestors who began.
We pay tribute to them during festivals,
As my father's inculcation developed in Hunan.

My father Wei Bu-cheng (1920-1997) was a native of Yanling County
Province. In order fighting against the Japanese invaders, he joined
nalist Army. In battles, he was wounded many times. In 1945, he
assigned to restore the sovereignty of Taiwan to the motherland. He
ed my mother, who was born in Taiwan, and together they raised five
ren. He always taught his children to love our motherland and to main
se tradition. On this special occasion for commemorating forefather
or Yan, I dedicate my father's teaching with a special tribute to thi

永懷父親

衛高榮

一九九七年九月二日是父親逝世百
日紀念，他的一生曾經槍林彈雨，身負
重傷，肚子邊、大腿上及手腕邊留下三
個子彈穿過的痕跡，但沒想到這次在美
國北卡州我們住的小城嘉麗市因膽結石
發炎急症入院開刀，三日後驗出結石為
癌細胞，經半年救治，藥石罔效，終病
故於台北榮民總醫院享年七十六歲。

父親是在那個大時代中一個平凡人
物，生於一九二〇年八月廿六日湖南炎
酃縣一生中飽受亂世與天災人禍。其為
人處世，律己寬人，盡忠職守，一生中
最大的嗜好就是飯後抽隻煙便覺其樂無
窮。除八年抗戰，剿共及服務台糖三十
四年外，最大的成就是把我們五個兄弟
姊妹撫養成成人，雖然孩子們沒有什麼大
富大貴，但都各自擁有一份很好的工作
，美滿的家庭，秉承父親之遺訓盡自己
最大之力量服務於社會與國家。我因身
為長子，父親對我的期望最深，管教最
嚴。小時讀朱自清的「背影」，最感動
於父親送行車站之一景。一九七八年暑
假第一次離家赴美留學，父親送我於當
年的松山國際機場，父親的白髮以及淚

水令我終身難忘。他說：「高榮，到美
國沒有任何親友，自己照顧自己，不要
把身子弄壞了。那時負責於賓州州立
大學，一個人午夜夢迴，多次憶及父親
臨別叮嚀，淚濕滿襟。猶記小學時，父
親每天騎腳踏車，由木柵坡內坑的台糖
宿舍送我到木柵國小上學，父子情深，
永銘於心。」

衛家源於廣東連平州百子圍，純屬
客家語系。兩百年前祖先衛金俊遷，居
湖南省炎酃縣。到父親那一代是第九代
族內的子孫命名是以二十字「金禎先國
紹，祖徒宗功高，忠孝傳家事，文章輔
聖朝」排列父親是功字輩，稱衛功義又
名步程，我是高字輩，兒子是忠字輩。
祖父時代為地方首富之一。因地處江西
井岡山邊境，祖父母及大伯於一九三〇
年代先後被土匪綁架殺害。家破人亡後
，父親毅然在十五歲之幼年投入國民政
府軍，抗戰勝利後奉命來台接收台灣，
與台灣籍母親鄧桂蓮氏相識而結婚。
五〇、六〇年代的台灣，大部份的
軍公教家庭都非常清苦。父親一份微薄
薪水，不足以養家。在彰化溪州總公司

時，母親替人縫補裁剪衣服以補貼家用
。隨後搬到台北木柵，母親兼起台糖幼
兒園的工作。那時父親即憑他忠厚的信
譽以標會來餐會，寅吃卯糧，勉強支付
開銷日大的生活費。台糖總公司由溪州
搬回台北後，我們住木柵，週末有交通
車到台北市，父親就帶我們去萬華買軍
用膠鞋及卡其布衣服，順便買些肉攤子
白天賣剩下的三層肉（大部份是肥豬肉
）帶回家煮一鍋油水的菜餚，那時的快
樂與滿足，至今回想起來都會心酸。在
那種艱辛的日子中，我又做實驗不慎受
重傷，繼之外公過世，父親胃疾開刀，
我們幾個兄弟姊妹很不容易地先後從木
柵、建中、附中、一女中、師大、交大
畢了業出了國。當時台糖公司的長官及
父親的同事們對父親及我們家的諸多照
顧，在在難忘，「台糖的心，永遠的情
一乃最佳之寫照。父親當時任職台糖庶
務課的管理師，工作最辛苦的事即是颱
風來臨前的預防工作及過後的災後處理
。

父親在一九四七年進入台糖至一九
八〇年退休。在三十四個寒暑中，他目

睹台灣戰後經濟復甦的歷史。

台灣光復時，由於日本的榨取與強專，台灣島的經濟已十分蕭條。光復後，台灣經濟主要以農業為主，台糖各製糖工廠散佈於南部二十八個廠，四個總廠，土地很多。其工業部門，大多數是糖業生產。整個台灣經濟，在當時主要依賴糖的生產及出口。當年，台灣每年出口八十萬噸糖，為台灣換取大量外匯。在台灣建設路上，台糖員工們卻立下不少汗馬功勞，曾經是台糖大家庭的一份子，父親一直引以為榮。

父親退休後，每隔一兩年就到美國來玩。每次都先到洛杉磯高華處停留，然後到新澤西州麗霞家小住再到北卡我們家住一段時間。他說在美國不會說英語就像啞吧，不會開車就如沒有腿不能走路，總之就像軟禁監牢一般。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六年我替IBM在北京及香港教電腦，當時極力邀請父親取道東京經北京回湖南老家探親。他一直很守法地等到政府開放探親才正式回鄉，我也在一九九三年四月藉著北卡州洛麗市和台灣新竹市締結姊妹市之便回台順便陪他老人家返鄉探親，並徹底地陪他遊遍北京及萬里長城。一九九三年底感恩節時我們在北卡三角區的燕京餐廳給他開了個驚喜的七十二歲生日宴，我們瀧市市長佈斯先生還親自向他道賀生日

快樂，事後他很高興說不要為他一個生日，那麼大事鋪張勞師動眾，如今回想起來，真後悔沒有每年替他做一次大壽，真是一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在。一九九五年夏天我們全家四口陪父母親到巴哈馬，他說這一輩子沒有坐過那麼大的輪船。在郵輪上他紅光滿面地與我們談天說地，我當時還說要幾個時間陪他和母親去歐洲看看，豈料，去年十月底他再度來北卡我們家，沒幾天就因腹痛到醫院急診兩次，後經醫師會診查出是膽結石作怪，在洛麗市的醫院開刀拿掉膽囊，三日後化驗報告出來，證明是癌細胞，去年十二月中和母親返台，經三總及榮總腫瘤科治療罔效，不幸於今年五月二十七日過世。過世前的四月十日，我們分別近二十年的五

個兄弟姊妹終於在父親的榮總病房合照全家福。那天由於他全身剛換過血，精神煥發，大弟高華以很自然歡樂的開場白，請他把遺囑說完後，對著錄音機及錄影機向家裏每個人說了一些珍重道別與期望的話。他對唯一的孫兒忠平（我們家的阿弟）殷殷教誨，謂練中國功夫是要鍛鍊身體，切勿以此為非作歹，而且練功時要注意不要傷了自己的身體為要點。

六月中我們回台參加為父親舉行的告別儀式。當司儀進行蓋棺儀式時，看

著父親靜靜地躺在棺木中，母親及我們五個兄弟姊妹皆淚如雨下。父親啊！真希望您能再睜開眼看看您的子孫們自千里外來向您告別。告別儀式有許多父親生前長官、同事、好友及鄰居們。很抱歉，彼時我披麻帶孝不能一一親自向所有一致祭者表達我們家屬萬分之一的感激之情，謹以此文向諸位長官親朋好友們致由衷謝意。在北卡州好友李作功先生和鄒顏伯先生捐款贊助於洛麗市兩所中文學校所設立的「衛步程紀念獎學金」為對父親永遠的懷念，父親過世時，北卡州政府單位聯合送我的一棵大槭子花已植於我家門前作為我對父親永遠的思念，爸爸啊！請安息吧！媽媽和我們永遠永遠都懷念著您。（寫於父親過逝百日紀念）

